



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七

豎子至

大曆二年夏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懷西

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捺香山風猶

滿把野露及新嘗歌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朱曰且一作纒歌枕一作欲寄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來撥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汴滓宛相俱入鼎實

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

人投比珠願隨金腰裏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

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

納涼晚此味亦特須

夢弼曰苞蘆謂蘆笋也朱曰金腰裏馬也脩可曰屠蘇字或作屠蘇玉篇云屠

蘇老也通俗文屋平曰署蘇廣韻云署蘇草奄又署蘇酒蓋昔人居署蘇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赤置錦署蘇正謂至也古樂府揮酒銅七首障曰錦署蘇朱曰語致遠恐泥獻芹見松康絕交書薦藻出左傳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殮隋曰盤殮字出左傳

歸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深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既

為稍平莊子虛室生白趙曰飽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甲

上後園山跡

炎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崙曠望遠日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椽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學

琴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也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父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

燕作梁父吟大覺曰崑嶽山免涿曰山北曰陰田曰唐韻源首原木名或云善木止是石原字况曰石椽其

子如弓箭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火陸並載石椽以充糧也趙曰古詩志士惜白日深曰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初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蜀志諸葛亮好為梁父吟

諸葛廟

父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

兵濟賢聖亦同待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盡壁巫

現醉蛛絲通寫不盡雖無敘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夢弼曰

男曰張衡在女曰巫覡研歷切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東望西

江求南遊北戶開卜君期靜處會有故人杯隨曰詩江之永

向日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春風自

動凡再用所自得者蒲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

樓因登樓不作賦其後指荆州樓為仲宣樓

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

云已引湖加漑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

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炯翠羽劍劍生銀

漢鷓鴣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薄白粲玉粒

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

我倉戒滋蔓壯觀滋蔓○洙曰更僕以番次更代使之也禮

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也著為本注謂安土也著涉畧切慶

也霜曰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明紫也○夢弼曰西京雜記

謂治米使白晁曰傳合也謂以菰米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

擁樹失山村。字字著意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

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感恨更多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大陰。江天漠日鳥雙去風雨

時日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

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慶福曰：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二

切不以理，一作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黃門詩即同平章

事蹟屬既平崔

今身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北簾開江使，名家莫出杜陵人。

北來相國兼安蜀。太直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

施王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此吟蟋蟀亦過然出於

早聞黃閣畫麒麟。血馬以祭仰天而肅，忽夢赤繡衣男子自

稱玄夷蒼水使者謂高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

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洙曰：長安有南北社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

險過百牢關。趙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宋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
并吞在物情王去聲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元聽

舜日舊蕭韶此等拙句殆不可解猶以為含蓄○趙曰明皇

中有刺蕭韶謂霓裳曲也

赤申白鹽俱刺天間關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復道

重樓錦繡懸

灤東灤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道瓊藥相趁

鳧雛入蔣牙趙曰上蔡白鶴賦食靈岳之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

行女下朝朝隋可曰要安平田號青苗跋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

攤錢高浪中味曰峽人謂操舟人為長年三老長上聲田曰

日詭億一曰射意後漢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注引何承天纂文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楚宮

猶對碧峰疑

閣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

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

如火炎天涼惟此最得歌

蘇陳陽器落

上鄉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因其

即此以古
人惟恐失之

大賢為政即多間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卧龍

無首對江濱此用出處之數
疑洛何至此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
毫髮碧海吹衣裳尊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
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閑風露凋曾是成役
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
事反覆故老淡萬行龜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戕

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為落峽乾南

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折川無梁哀

披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累七塚相當謂死戰地也○本

後園山脚耳却從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關遠
故收於悲動○鶴曰東岳在兗州即齊地朱曰朱崖海南州
也碧海在東羣收秋神玄冥冬神也鶴曰平原指德州焉何
北道開元未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故戍為民害公言
至趙時事也龜蒙二山名
龜山兗州蒙山在青州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蒲帶維舟清練通

籍恨多病為郎忝薄游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仲宣

注見前

更題

尺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羣公蒼

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蘇曰晉公卿建

首佩水蒼玉蘇曰宋王賦上翠雲之裘

峽隘

聞說汪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

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措

豎子阿段往問

鵬曰官猶言門官莫高帝紀有功勞與也今使之領田故曰行官東者即東屯耗稻謂滿種之能為未嘗者當去之

韓文答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州還車人自有此引門官與行田皆不切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滿種各自長人情見

非類田家成其荒功夫競捐也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容

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

當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

不無人提攜頗在網荆揚風土暖肅也候微霜尚恐主守踈

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

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不知所收幾何尚頭散之隣

知北風吹兼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逢暮傷蘇曰

捐也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捐苦骨切蘇曰既几利切捐也

趙曰主守謂行官張望蘇曰潘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更

如所記月
霜降百工休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
板垢，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忍泥勞寸心。忍泥佇立東城
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昏渾
曠絕同會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
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本
相書適得故實，虛徐五株態。側塞煩曾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嶠嶽，
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濤，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
搔背。脫我頭上簪。漢武紀詩僧注計者上詩薄也鶴曰
唐志豐州真社橋夢曰日夜偶瑤琴謂

風韻若鼓瑤琴焉
眺有詠烏皮隱几詩

柴門

泛舟登灤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
窈窕，餘光散谿研。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
壁攢鏌鋸。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曠門自此始，最窄容浮
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決太古，衆水為長蛇。風煙
渺吳蜀，舟楫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
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束，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
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
於干戈際，宅幸逢葦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

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師注差輩也未聞始有差耳但言高
士蓋亦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慶福曰豁火舍切訝虛加
可一美也殊曰變彌為夷州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
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
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
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
賦歛數脫粟為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子實不得喫
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賣豆助詩人有主

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

命慎莫遠奮飛鶴曰按唐史是年吐蕃寇近畿故此詩有軍與賦歛之嘆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新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真老病忌
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
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飯之半亦奇怪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
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各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
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
再流血尚經增繳勤三步六號三號六號志屈悲哀頓奮鳳
不相待側頸訴高曼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殊曰尚經增

鸞字彙曰增各登切繳與繁同之若切增繳以絲繫矢而射也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魍魎移深樹，蝦蟇動半輪。故園常北斗，直想照西秦。
趙曰長安上直北斗公之家在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
簷前星宿稀。却遠并欄添箇_七，偶經花葉弄輝_七。滄江白髮
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

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
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為理，羣公價盡

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頌則天語多才接迹昇。

翠虛指魍魎，丹極上鯤鵬。宴引春壺滿，一作酒恩分夏簟冰。只

滿字盡即酒矣水字義虛謂簟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借

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繼徵。

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

諷數益破，旅愁疑雕刻。初誰料織毫，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

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

登回首，追談笑勞歌。踞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

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壘書增乳驥號攀石
 饑窮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父鳥皮綻簪稀白
 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罾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皆
 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此六安丞亦難注 姪汝縈新裏丹砂冷舊秤
 但求椿壽求莫慮杞天崩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
 自惜伐數必企懲政術其疎誕詞場愧服膺長懷詩誦魯割
 愛酒如繩吐二寧書字冥二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
 蠅注或以白鳥為蚊蚋非豈有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徐
 文暉詩玉繩低建章注曰更起坐更音平聲徐曰玉繩星名謝
 雜記元日燃九草於於於南山下盧王褚薛謂盧照隣玉勒
 補遺良薛纓也趙曰耶縱月繼微謂劉使君近詩可以月月

而求之也徐曰易得魚志益獲乘志歸青竹青簡也
 歌獨寢興請勞我歌詠而獨歸於穀與之問不展也
 曰臨生驂閣遠一作滿安云閣遠晉潘岳以太尉錄寓直干
 散騎之省高閣連天陽景罕曜風興晏寢匪連底寧其作光
 岳秋興賦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
 揚賜閣內侯暨音賦注見八哀詩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
 墨有胡僧云天地大劫將盡則有劫灰此劫灰之餘也慶符
 曰後漢桓譚數言事仲肯出為六安郡丞謂昔為郎
 官自可出宰以言房館故正如桓譚之忤肯也徐曰皖女舟
 砂修煉之事注見前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漢徐樂書陳
 涉起窮巷奮棘矜注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曰
 有戟之把耳矜音巨中反愛粥曰伐數伐猶伐性之伐數則
 言壽也或作伐叛非徐曰禮記頌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晉
 張浩被發終日書空作吐咄恠事四字揚子鶴飛冥冥弋人
 向篋焉詩青蠅喻讒人也鮑曰江湖多
 白鳥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夕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栖愁裏見，二十四迴明。必驗升

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是變月者也。公在云安與

夔州歷望夜見月凡二十四回。公謂看月至盡夜不逢良漢落時亦必伴玉繩橫然後上。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仗更隨人。自是不經人隨

誰不此光射潛蚪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白露

其子消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

魚樂迴鞭急，烏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鶴曰孟十一二倉曹與十四主簿也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胠手足，坐客強盤飧。負米力

葵外力葵固不可解女葵亦晦讀書秋樹根。卜鄰慙近舍，訓子覺先門。宋語曰先門謂孟母教子擇鄰也

驅豎子摘蒼耳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朝夕。蓬莠猶

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爨

燂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幕。登床半生熟，下筋還小。

益加點瓜籬間依稀猶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
復何心荒哉膏梁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
黃金且休擲（憂彌曰）登床謂薦之於頌也（趙曰）小益謂卷耳
柔能察風也（珠曰）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
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憂符曰）漢書陳平傳亦食
糠覈耳注云覈音訖京師人謂糞屑為訖頭唐柳芳氏族論
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曰華腹（憂彌曰）西京雜記漢
佞幸有歸媽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
曰苦飢寒
逐金丸

同元使君春陵行大曆二年秋夔州作（鶴
曰）公時居夔之漢西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
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
知民疾若得結輩十數公落七然參錯天下為邦伯焉

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頌

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此意
尤好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絲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數時藥

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自叙如此而起
興如此此元之

二詩故是作者吾人詩
家秀蓋自道却似可笑粲七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

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禎賈誼昔流勸匡衡

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

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丹青謂
圖像示

也人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歛近休明乃知

正人意不苟飛長纆涼飈振南岳別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

大興含滄溟清謂元詩有棄官刺船語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

渴大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

淡墨字敬傾感彼危苦詞無幾知者聽其首尾如此情事甚

疏云當今事勢可為勤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匡衡陳便宜

及朝廷有政議溥經以對章曰兩章即元結春陵行及賊

退示官吏作洙曰莊子注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漢宣帝

時二十石有治理劫輒以璽書勉勵元結次山

近乎三代休明之時也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

輕重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衰回昏亂雖大輕

也趙曰不苟非長纓謂元結不與且在冠冕之中也

洙曰長卿病謂病渴也公孫城即夔州也

○春陵行 并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

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

符牒二伯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

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馬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

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

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
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一
家大族命單羸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
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撻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
相追更無寬大息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
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

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柰何重駢
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
罪復是誰連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
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願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何人來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樊然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
求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方能制敵歟蓋蒙其傷
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并說
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
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隣境此
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
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
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寄秋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上
大賢之後竟陵遷浩蕩
古今同一體比者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
一百人百狄四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
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公說曾公即大后當朝多巧計狄公

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汚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諱
守丹陛禁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
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老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齋事
衰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祭胡為飄泊岷漢間干
謁王侯頗歷詆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也露泥也虎之飢
下巉岳蛟之橫出清泚不成動盪早歸來黃汗人衣眼易眯
宋曰狄仁傑封梁國公左傳魯秉周禮蜀志馬良兄弟五人
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謔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左傳天將啓
之按武后當朝革唐為周廢中宗為廬陵王遷于房州欲以
武三思為太子仁傑數諫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希
曰裂土即裂地樂毅書裂地而封之趙曰唐制節度使統第
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漢書注有衣之戟曰榮旌曰詆許
也漢息夫躬登詆公卿大臣○
歐曰眯莫禮切莊子批糠眯目

寄韓諫議註

令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也隔秋水濯足

洞庭望八荒鴻飛冥也日月白青楓葉赤天兩霜玉京羣帝

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探瀟

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

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

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

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此篇多暇茶比倦
幾失韓注未竟不

合○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都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

洞庭湖湘江之勝宋曰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司馬相如
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宋曰漢張良真
先韓人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良韻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谷道引輕身呂后德其
女大子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若如
此乎良不得已強听而食趙曰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
令敢獨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宋曰史記太史公留帶周南
春秋心命危云老人星
俗平則見見則主壽昌

寄岑嘉州公有注州據蜀江

不見故人十餘年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
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踈謝朓每篇
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
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宋謝朓字玄暉
老何自為郎趙曰青楓謂楚地玉除謂京闕也鶴曰
雙州雲安郡也宋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魏將軍歌

昔者從事袪一語鐵馬馳突重兩街被堅執銳略西極
崑崙月窟東嶄巖好句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

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

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此魏侯覆華嶽峰尖見秋隼

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攬滄熒惑不敢動翠隼

雲旂相蕩摩吾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揮劍肝膽露鈎陳蒼

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起伏音節壯麗

美自稱節士此必不可者也宋曰被堅執銳見漢書嶄巖

參差見相如上林賦鄭曰嶄巖切石高峻貌荆溪吳子

良明輔云崑崙崑崙月窟在兩而謂之東者蓋謂魏將軍略地至
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趙曰隼鷹鳥也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
旅也漢有羽林軍趙曰隼鷹鳥也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
陀謂馬裝也顏延年補白馬賦云其服金組兼節丹纓寶校

星... 也... 功... 歌... 頌... 陳... 宋... 長... 雲...
星... 也... 功... 歌... 頌... 陳... 宋... 長... 雲...
... 也... 功... 歌... 頌... 陳... 宋... 長... 雲...
... 也... 功... 歌... 頌... 陳... 宋... 長... 雲...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狎至無
自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
非無
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能無

日暮

平... 來... 各... 已... 閉... 柴... 門... 風... 月... 自... 清... 夜... 江... 山... 非... 故... 園...
言與人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
言與人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兔應疑
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柰九秋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圻江
帆隱天清木葉聞
語至不可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必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獨
覺于神充實重聞西步止觀經老身古寺風冷七妻兒待未
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分蕭散有情賢於強知解者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是年九月

吐蕃寇靈州州京師戒嚴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語自秋

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趙曰漢林

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挂壁移

呼兒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夜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壅響落提攜飯糲

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劉伶酒德

曰周禮醴齊注云醴猶醴也成而汁滓相將夏竦曰司馬

傳堯舜糲梁之食注音梓張晏曰一斛粟春七斗米為糲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床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

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資防應不論洩

不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亦眼前
到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馬蹄亦得大意吟詩坐迴首隨意着巾

低自畫○(殊曰)左傳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隋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楚章)飲水翹足而陸此焉之真性也

離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字意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幽
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迹地秋竹隱疎花塞俗人
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鶴曰昔一作苔
也迫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長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
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綯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今知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此在

言自

金絲鏤箭鏃阜尾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殊曰金

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用亮交夏輕棄

前輩趙曰書若虞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錦曰漢書申屠嘉以村官張注云村官之士多力能脚踏

強弩張之故曰張律有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問問聽小子談笑覓封侯錦曰按

德年間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時進列鄉大將軍下至中郎即將所臨事注

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祿大官而無賤役者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唐符曰

翔麟既名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魏虎士不滿鳳凰城趙曰鳳

凰城謂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宋曰南

九日無酒出宅遺叢菊中坐久之

達利史王弘送酒至即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波賞時魚謂江總

賞時猶在耳其意深悲。宋曰江總字總持在陳授尚書令

陳破入隋後復歸老江簡師曰子美檢校工部朱鉞銀魚故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費義

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宋曰晉王羲之

變鵝山陰道二

養好楊因馬道德經籠鶴而歸趙曰我
國策蘇秦字季子游說秦王墨客之裝弊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
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
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起一作豈深曰張景陽七命乃有
荆南烏程豫北竹葉竹葉酒名也
補曰筆談載此方有白鴈似馬而小
或深乃來也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舊日重陽日傳盃不放盃即今蓬鬢改但翹菊花開北闕心
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深曰唐志九日
賜宴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賈文來花香泛坐客醉紛野樹散
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冥西北有孤雲

夔川菊登高素漣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巫峽

江邊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為客裁烏帽從
兒具綠樽佳辰對羣盜愁絕更堪論鶴曰夔川以漢將軍樊
於此得名即此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
長江滾滾來句自惟暢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

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結復鄭重句句
實乃不痛耳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暝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黃
耳重支牀錦石圓遠游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何等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

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一時謂諸客然合萬

里故鄉情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者君

傾袁弼曰十道志忠州有黃姑渚或謂古樂府東飛伯勞西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清動盃

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深曰陶潛詩天

盃中物海上查注見前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扶疎曲折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

窓樽蟻添相續樽蟻疊酒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

浮蟻在上反其然

暮歸

碧梧白鶴樓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誰家

搗練風凄古樂府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

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鶴曰唐志太宗時以武旱

謂之東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藻鏡泣山憔悴人憔悴

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

綵服新晉書制曰藻鏡銜衡尹曰唐舊史許子儒居

憑孟舍曹將書覓土妻舊莊（陽曰）士妻河

平居喪亂後不致洛陽岑為壁雲山問無辭荆棘深北風黃
禁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上選暮心

耳聾

生年鵝冠子謂世方尚武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

音怨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不

風声推見落葉師曰鵝者勇雉也其闘無已二死乃止故

趙武灵王以為冠以表武士（袁詵曰）後漢與服志歌冠環纓

無幾如雙鵝尾在左右五官虎賁羽休皆冠之黃曰楚人有
隱居山中以鵝為冠因号鵝冠子出表故其隱傳（深曰）刘向

小園

山仙傳鹿皮翁（蜀川人居焉）山上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到句秋

夜

風落果讓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徠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
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閭闔白首壯心違（夢弼曰）漢礼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以峽中睡不知其何從來何所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

為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咲

孤亭（用六句引）譬而不終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王見

道發新硯欲學鵝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新郅劔致君君未

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高相如

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此其用孟光車胤事以美

新昏也隱釣之甚其人必新娶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

水日冷 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銀印青以銀青期之也卧病識山

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坵橫水

汪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

自云帝里女巽兩鳳凰綰襄王薄行跡莫學吟如丁千秋一

拭淚夢覺有微馨偶叙中忽又神女明前卓意又許丁鶴則猶前好鳥也人生相感動

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鬪洒血借

郊壇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

王日儉德俊又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師曰漢武故事上忽

見一青鳥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曰此兩王母欲來也公以薛有仙姿故以况之高曰揚舲行舟也珠曰莊子屠牛坦乃

乃若新發於硯范蠡既破吳乃浮江湖變名姓為鳴夷子皮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

固作銘夢弼曰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於東居澤曰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

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備其間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女文君新寡相如

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希曰本帝之季女襄王夢神女遼東華表鶴言丁令威注並見前○

於孔子語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太如斗圓而赤使使聘魯問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

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幕鶴曰按是年六月朔南節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

背指菊花開。兩句皆自然而險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

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南極朝北斗不必可解五雲多處是三

台。趙曰南極一星謂李秘書北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待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瞻

漢闕，萬騎略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

不成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有列鳳輿。從萬騎略姚墟

非為通籍地也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

欲晏如。不才同補衮，奉詔許牽裾。鶯鷲叨雲閣，麒麟滯玉除。

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

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柳，別

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

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公自注秘書北台星入朝謁，使

節有吹噓。西屬災長弭，南翁憤始摠。對駭抗士卒，抗士卒是

然欠解意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無功而見禮者

也御鞍金騾裹，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落，亦不恩波錦帕舒。

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疲

井臼，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照滿，

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慶弼曰上元初止謂改

元之初非年號姚墟右

元之初非年號姚墟右

漢中舜生於姚墟玄朔回天步謂肅宗即位灵武神都意帝
車謂玄宗幸蜀未還○宋曰漢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未虛
侯劉章既誅諸呂迎代王於代邸而立之是為文帝文帝即
位益封諸虛侯二千石黃金一千斤○夢弼曰朱虛侯乃高
祖齊王之子李祕書亦宗室也故以為比○宋曰魏辛毗諫
文帝帝不答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漢司馬相如有消渴疾
後為孝文園令晋縠康拜中散大夫嘗與阮籍輩為竹林支
遊左傳晉亡齒寒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神羽於撥謂之羽
撥漢張湯傳乾没注云得利為乾失利為沒王塘餘貯現水
之器也○鄭曰乞去既切鈔楚交切○宋曰杜陵滿水公之
故里

奉送常中丞之晉赴湖南鶴曰韋之晉為衡州刺史

寵溼徵黃漸不知別有黃否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背水如峽內

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待高人

宋曰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寇恂從光武南征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感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鶴曰一年夢陽曰東方明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崔密松

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定功曰本草白

蜂作窠於崖石間今云崖窠松花熟又謂蜂松花而成窠也
黃退錄孫觀仲益與曾造端伯書論詩云東坡橄攬詩已輸
窠蜜十分甜惠氏以窠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匠杜
詩云金城土酥淨如練為蘆蕈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
其冷山姜發芳辛制地黃法當用姜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
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也答詩云閑石土酥黃似酒揚
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蕈根可乎

大覺高僧蘭若公自注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

尚乞為時飯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
啼色子獻花何日許門徒趙曰廬山惠遠師也唐言無詩因用以
名寺若爾者切廬山曰乞去既切殊曰廬山記東南有香壙
降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張重
仙杏林趙曰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夜也古詩天上
何所有趙曰種白榆趙曰飛錫謂和尚去冬往湖南見自注
邑子謂同邑之子也希曰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為託邑子
兩人夢弼曰門徒謂從遊諸弟子也未知和尚歸在何日諸
弟子當修供養以待之也

○增杜工部詩補遺

奉酬薛判官見贈諸本誰重新邪劔一作新蛇劔蔡夢弼傳
乃用朱雲乞斬張禹事今按斬邪劔亦非豈邪字乃邪字
之訛邪漢元帝時西或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邪支單于於
藥君當作斬邪劔與上句待動魚山銘下句志在麒麟閣
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關西血暗郊洞黃鶴叔似注是

八首皆今集中已定作斬邪

花水即滄浪唐節度使崔寧妻異國夫人家于浣花溪
希之甚謹僧持弊衣謂曰為我唯此夫人就溪流之蓮花
曉出潭中又貴俗呼百花潭見山谷外集注詩見六卷

和裴蜀州東亭逢早梅相憶葛常之說語陽秋云杜詩東
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
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街霜當路發映雪疑寒
開枝橫知月觀花繞凌風臺朝懸長門泣夕驅臨印杯應
知早觀客故逐上春來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向
題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疾人段東
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
解合有梅一株吟詠其下
豈不誤學者詩見七卷

陪李司馬早江上觀造竹橋蔡興宗正異云合觀却笑千年
竹橋即日成句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
笑驅石之誕諸本皆訛作歡笑也詩見八卷

笑驅石之誕諸本皆訛作歡笑也詩見八卷

王十五前閣會 藝苑雜錄云江朝宗言杜詩俊味亦有采處

之後詩見二十六卷

贈李八秘書 復齋漫錄云對揚抗士卒初不究其義讀司馬

切挫也方悟抗乃抗字之訛蓋李方入

對宜論蜀中女老財匱也詩見十七卷
以上詩話乃續後得之前詩已刊不可不入京集附
於此卷末如歡造竹橋合歡字贈李八秘書對揚
士卒皆係須溪先生所疑
而有據据可考所不可考也

七夕後一日閱竟此卷前此考為重圖板讀

魚病多伏枕不遑展卷丹

李十家註批點杜工部詩卷之十七

李十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自瀼西荆柴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大曆二年夔州

公自瀼西又移居東屯又按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

野日秔稻熟天風八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宋曰淮南王招

生兮山之曲

東屯復瀼西一棹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稻畦市喧宜

近利 公自注西居近市易異為近利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

語須令騰客迷 騰必勝也字誤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沿清泉枕帶還

相似柴荆即有焉此馬字不知是他無 斫會應費日解纜不

知年得竹枝歌云長刀短笠去燒畬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卧病楚人山幽獨移

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鴦回首想朝班

簡兵即司法鶴曰公時移居東山必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滾西頭古堂本置藉疎豁借汝

遷居停宴遊雲石發上高葉曉風江嶼上亂恍秋却為姻姪

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豈有此抵緣

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此兩簡語甚媿笑解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鶴曰當是栢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

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希曰古稱貴人

父者曰即君尹曰禮記絲声哀慶符曰宋玉對楚襄王

曰客有歌即中者為陽春白雪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筆架露

窓雨書籤映隙曛蕭七千里馬箇上五花文喻其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聲

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
帶傾覆此德居似在帳望秋天盡翠屏後出為海監今欲過
此山孔雅珪假山神作文以却之曰北山後
支慶弼曰漢魏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
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潭階溜決渠富貴必從
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深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衙門青女霜

松蘿覆牛峽水喧泥留虎闕跡月挂客愁村喬木澄稀影
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
昏天寒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東屯北崦

夢陽曰崦衣檢切與嶮同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
上句只是此意
愈覺蕭索步聲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
東鱉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夜重覺在天邊
城郭悲然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歛夜深歸
此處最難并論

江村人夜歸不推
也省傳事不同
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
細鵲休飛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壘宇幸不礙雲山御袂侵

寒氣掌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王粒未吾慳鄭曰袂古洽切復衣也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幸房

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盃自有色如銀鄭曰唐志房州與夔同屬山南

道伊闕河南府縣名黃曰魏文帝有車渠盃賦又梁六臣蠶孟銘曰珍逾渠盃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巖井絡此井絡亦用變了卜宅楚村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巖井絡此井絡亦用變了卜宅楚村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巖井絡此井絡亦用變了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老甘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老甘

禮樂攻吾短謙厚典刑藹然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

有典有則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幽事楚上然不寒儉與

有典有則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幽事楚上然不寒儉與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輸不也

響家家發樵聲箇上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陟曰後漢

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詔大官賜尚書郎已下食并給惟被

身許嶼嶼書重年衰鴛鴦群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非不
清苦而氣稟老 逕隱千重石枕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
作參軍蘇曰晉却隆為南軍上巳日作詩曰取偶履清
隆曰千里投公始得 蠻府那得不蠻語也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盡扇久客掩柴扉懶慢頭
時搦艱難帶戒圍將軍思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颯脆殷
裡曉夜稀何年裁豺虎似有故園歸蘇曰白蔣蔣草也殷裡
赤黑色脾 丑成切

雨

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
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卧
久塵及履豈無平有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互相
顧悠七邊月破鬱七流年度針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
須魚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尪羸愁應接
俄頃恐違迂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
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蕭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漢
曰消中謂渴疾也糠粃非精米也乾胡骨切一命小官也
曰後漢龐德公尚子平俱見逸民傳趙曰宿晉音秀留出漢
書謂有所 頽待也

秋清

將軍思汗
馬二句觀
實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增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
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雲根自佳用得

縹緲如畫猿攬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長日車翻謂時

事○夢弼曰猿乃高切攬厥縛切尔雅猿善接攬善顏趙曰淮南子注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馭

瞑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

星劍收書動玉琴半窗開燭影欲掩見清砧珠曰星劍上

以玉為琴徽也

雲

想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

霜渚分明在文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若無題字實自難看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繞灑地風逆旋隨雲暫起柴

荆色輕霑鳥獸群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夢弼曰麝州圖經射香山在州

之東雨

天池鶴曰天地在夔州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繞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鬱紆騰

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差

茨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
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字萬里狎漁翁更是
無人處誅勞任薄躬誅勞亦不成語○陳曰荆楚歲時記載
張騫乘槎至天河得戲女指機石接天
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天子沉
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即事

大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

黃柑猶自青多病馬鄉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

散金甲腸斷秦州流濁涇陳曰漢書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
亞夫為將軍口細柳注細柳在長

安昆明
池南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鐘

燕玉充饑憶楚萍避俗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希曰雙崖謂
瞿唐兩崖也

趙曰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待燕玉而
接則孟子所謂七十非人不煖也楚萍注見前卷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

垂老五字
有味應門試小童閑趣有
商畧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陳

白狗黃牛
並峽名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踈復行紫崖奔黑白鳥去邊明輕清
道盡秋

日新露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濕搗香杭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露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迴

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灑瀕潤色靜書幃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浙浙寒雨下霏霏多病久

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瘵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神女花

鈿落鮫人織行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精意。深曰神女鮫人注見前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岸如

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既夕應傳呼希曰魚復浦白鹽山也深曰松

門亦地名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日書

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敵虛
嵐翠花禁冷藥紅年年小摧落不與故園同

十月一日大曆二年冬夔州作鶴曰按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夜即溪日暖白帝峽風寒蒸暑如

十室蔗糖幸一枰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深曰夜即西南夷也建為有夜

即溪蒸暑蔗糖夔俗之節物也枰與盤同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養字去声最怪無

且烏蠻鬼稱烏鬼亦可平鷓鴣自頭頭食黃魚舊識難為態

新知已暗疎新知漸熟漸厭未能遂舍其形容世治生且耕

鑿只有不關渠鵝為鳥鬼以繩繫其頭使之捕魚得人謂

倒提出之者漢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烏鬼之說有四曰鷓

鷓曰豬曰鳥野神曰烏雲鬼其曰鷓鷓者見沈存中筆談其

烏鬼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

者見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雲鬼以臨江故頭上

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烏字讀余嘗細考其說沈以爲

鷓鷓者是也鮑曰爾雅注鮪魚中黃而大者長二三丈江東

黃魚人呼為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苑優客恨拒教作人情蓋表如

此至和教作人情則俚矣毛卜傳神語畲田費火聲是非

何處定高枕笑浮生公自注頃歲自秦步隴從同谷縣出遊

涉鄭曰水經注江水徑巫峽過青羌坂誅曰左傳楚人謂

虎於菟奢舒曰宋玉招魂拒救蜜餌有饕餮注云拒救以蜜

和米麵煎作之拒奇舉切救音改慶符曰元微之詩病賽烏

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

瓦卜又神龍中西京壽安縣墨石山神祠蠅靈前有兩瓦子

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誅曰声一作耕史記火

耕水釋畬田注見前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鶴曰按是年秋公自東

屯蓋冬初也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姑存山

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劍積一學楚人為

知景難高卧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
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為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
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踈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

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初聞其戰後見野哭而已五字

悲甚稍字尤蕭索可憐結意沉著非託之悠悠者

柳司馬至

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自將渭水更屯兵設備却

戰道和親邏此城幽燕唯鳥去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

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此謂霜天寒戀主寸心明慶州有

却帶縣屬河北漢書北走邯鄲道備可曰邏些吐蕃都城名也按若蘇及蜀本杜詩作邏些惟歐陽文忠公本作邏些當

是從潛史為正鄭曰邏些功佐切些四箇切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大一枚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

征戍干戈塞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裏

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東坡志林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

為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大一枚於嶺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大一故下文有南海枚珠之句見書

不廢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
年冬宦官廣州市舶使呂大
嶺南道貢金銀孔雀象
歸順者皆出長刺史
漢馬援為伏波將軍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上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
銳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
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巖風折
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潭漠漠
飢鳴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
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
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
手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
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
千峯然眉骨嘗爾曹走平亂世相
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昔范增
碎玉斗來使吳兵著白袍昏上
閭闔閉氛發

下荆南雷怒號

漢高祖見項羽於鴻門間行趨霸上
雷張良以玉斗獻范增
范增曰南史侯景令東吳兵尺着白
范自為營陣
曰閭闔吳門名也
後常為屯戍之地

虎牙行

公自注虎牙難名也蕭統潛江陵
出兵于此

秋風歛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
洞庭楊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
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窅窅窅溪谷
黑杜鵑不來猿沈寒山鬼幽憂雪霜
逼楚老長嗟噫炎瘴三尺角弓兩斛
力謂秋風也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
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大戎
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
誅求寡妻哭遠客中霄淚霑臆亦是
想合不甚初意
亦在涪陵青丘內地屬洛陽
鶴曰聞本一作
圍八荒十年防盜賊上幾有脫句

寫漢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將將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賤
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
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
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
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鈞曲。曲直吾不知。
負暄候樵牧。寫得其恨。飛曰朝班公自叙嘗為朝官也。鶴
曰按虎牙行云壁立石城橫壑起。觀舞劔器行
云瞿唐石城草蕭瑟。則石城乃夔州地名也。陳曰謝靈運詩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排後漢童謡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
鈞。封公侯。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群生各

一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管管為私實。天寒行旅稀。歲

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

如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

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倪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

待匪合仙術。宋玉九辯薄寒之中。人中竹仲切。廖曰
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董狐古之良史
也。書法不隱。沫曰燧人火化而爭欲之心。生董狐直筆而
非之。端起故以為禍首厲階也。終契如往還。一作終然契如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劔器行序

天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穎李十

二娘舞劔器壯其蔚政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

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劔器渾

脫劉離頰柱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
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
玉貌繡衣况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
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劔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
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劔器自此
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子美以詩為嚴語
故意多詞促此序
引張顛草書隱映頓挫
情態非公不聞此也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劔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
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駭龍翔來如雷霆
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名狀得意。收字謂其舊隱。有
聲也但舞一劔若謂其如雷如霆

絳唇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羨人在白毫

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憎惋傷先帝

侍女八千人公孫劔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頽洞

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

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

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濃至慘黯如野笛中斷聞
者猶不堪也。鄭曰囉音

鵝灼也。洙曰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鳥
皆死墮其羽翼。夢弼曰臨穎縣屬許州。洙曰唐紀玄宗親拜

五陵至齊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
五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左傳爾墓之木拱矣。趙曰足繭足狀

如箭也

有歎公自注傳蜀官
軍自圍普遂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
鴻鴈影來連峡內鷓鴣飛急到沙頭
曉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
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難解希曰沙頭亦地名在江陵
南今以觀赴藍田故云深曰郭
漢書曉關注在路北藍田之

馬度秦山雲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
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

反覆叙致不實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
行坐白頭吟

簷索共梅花笑冷藥疎枝半不熱

一作刺欲王戎
時作如意舞文君作白頭

更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
垣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

此若在如存皆書孔語

藥應同綺詠徑為園須似邵

平少北年病酒開消滴其弟勸兄酬何怨嗟

黃曰更信因
景之亂自

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羅含為桓溫別駕
合宜優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
夫錄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
遊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也

別李義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
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王業之子
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鄉
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予建
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溫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
洗然

遇知已談論淮湖奔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
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
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

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
且聚集恨此當

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
且聚集恨此當

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
且聚集恨此當

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
且聚集恨此當

難樽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頰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
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
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猛虎卧在岸蛟螭
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
龜曰高祖二十子道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玄霸楚哀
王智雲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占以事誅詔除籍故此止言
十八子而太宗有天下十七子封王也趙曰中外貴賤殊余
亦忝諸孫詳詩意李義當是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因後商
之外孫也文人又指李義之父嘗為宗正卿馬曰古制數謂
敦厚宗族也誅曰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弟也何問獻王德漢
景帝子也趙曰賈誼過秦論
寒者利短渴注云小襦也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驂騑事天子七
王道路司直非

飛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與子姻婭間
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
憂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淡情素伏林
間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
游子慎馳騫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
特顧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
宮造廣厦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卧天一柱我病書不
成成字讀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趙曰尚書中侯曰
赤雀丹書入豐止
于昌前昌拜稽首受之劉子商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騏
驅馳千里鶴曰司直大理寺官也誅曰漢司馬長卿病渴魏
劉公幹詩余嬰流病疾竄身清漳濱巴中指閬州主人謂巴
中侯也希曰漢天文志有羽林天軍唐兵志則有天武律地

神武天騎其以此為大軍耶趙曰言淮海則必掌官於揚州等處也希曰南翁即如項羽傳所謂南公也趙曰左傳備其公官備其天一柱則因以美封閩州也神異經崑崙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故人即是指封閩州

錦樹行題曰錦樹使人刮目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愛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鼈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夢後語言多亂雜有適當然者當通前後看○夢弼曰青丘亦地名而非內地屬洛陽者趙曰鼈牛亦中牛也

上卷之勿又莫衰全女本又作一生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急能鳴鴈輕上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凝放扁舟夢弼曰夷陵峽州也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露遠帶玉繩稀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非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趙曰綃幕也謂天露之色薄如

綃幕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希曰檣烏謂船檣上刻為鳥形以占風也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雲崖纒變石風慢不依樓社稷堪

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西南有龍湫北虎溪起亦吾孫騎曹不記馬

業學尸鄉多養雞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

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裘酒長攜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

青雲梯好。隋可曰出說王子猷為桓冲騎曹參軍桓問曰

問所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幾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

生焉知死劉向列仙傳祝辭翁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

千餘頭皆有名字 奉送知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蘇曰知二翁姓

大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寒空

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趙曰大旗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

端綺春歸待一金春歸待一金可念臘破思端綺去年梅柳

意還欲攬邊心趙曰睥睨城上女牆也陳曰古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非寢非狂語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

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

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夜聞簾策師曰樂部曰簾策者茄管也卷蓋葉為頭

管通典曰蕭策本名悲慄出於胡中其声悲東夷有卷姚皮為之者桃皮吹

夜聞簾窻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
三更歎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
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行路矣。實歷胃然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
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
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惟可曰西京雜記漢元封中大雪如翬沫曰老翁公自稱也趙曰白羽扇也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

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二足之鳥
足恐斷羲和送送將安歸趙曰進南子日中有駿鳥注云駿趾也謂三足鳥也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江石
缺裂青楓淮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
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
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汨乎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甚意

悲語甚遊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

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
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

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

補地裂夢鵬曰詩南國之紀巫房二山也崑崙山為天柱崆峒山為天關

晚來江間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

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大酷巴東之峽生凌漸彼蒼迴幹

人得知兩首兩樣作者自然。殊曰本一作江門鶴曰青海戎指吐蕃也

元日示宗武大曆三年夔州至江陵府作山谷云子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

遺卅陵揚素翁碑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

馬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在此石因請名

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

輩未有月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輩欲隨欣

然會意處幾以數語終以泪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

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意

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爵其意味

闕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

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

喜穿鑿者奔其大旨取其發與於所遇林泉人物草

木魚虫以為物上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無語者則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

栢酒衰病只藜牀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即賦詩猶落筆獻

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公字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日從
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
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老人語。味曰：張平子
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綉
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
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階取之，於此遂止。假，因架休假也。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
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
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舊曰：陽翟縣屬許州，穎
觀有舍弟觀取
穎子到江陵詩

太歲日 鶴曰：按史人嘗二年歲次戊申正
月丙午則則初一日為太歲日也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闔闔開
黃道，衣冠拜紫宸。等常榮光懸日月，賜子出金銀。愁寂鴛行
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
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後山詩：王粲詩云：九
拜冕旒子，黃取作五字。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
工也。鶴曰：唐紫宸正殿名。深曰：中侯曰：榮光出何休，氣四塞
榮光即五色也。鶴曰：楚人指蜀江為西
江，以其從西而下也。散地，閑散之地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鶴曰：按史大曆三年
吐蕃入寇十月路嗣

恭及吐蕃戰
于靈州敗之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溪黃河卷塞雲。北極轉愁龍虎氣，西戎

休縱大羊羣隋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指隴州也青海在西即吐蕃之地也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

虛悲公主親吐蕃金城公主吐蕃金城公主吐蕃金城公主虛悲公主親吐蕃金城公主

許以哥舒翰節度使石堡城其相收九曲故也

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

聞道漸星奔趙曰劉孝標廣雅交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盤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寶少答

胡王萬匹羅更少也須萬匹答之胡王萬匹羅更少也須萬匹答之

國人夜視月光盛處然得國人夜視月光盛處然得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玉燭玄元

如淳奕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當陽

有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舟楫因

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春近岳陽湖發日排南喜傷

神散北吁飛鳴還接翅行序密銜蘆俗薄江山好無情者時

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呂氏童蒙訓云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呂氏童蒙訓云

綿不說作賦而說離出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而說

沈綿不說作賦而說離出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而說

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文章之妙也

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晉明怨惜夢盡失
歡娛擺闔盤渦沸歌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曜天衢狀有
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公自注鹿角惡灘寧變色高臣
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
不有平川决焉知衆壑趨乾坤靈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
絲颺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奇峻坡玉塔散
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橋烏絕鳥容
煙霧環州繞曉曉前聞辨陶牧轉眄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
亭北望孤勞心依憇息朗誅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
展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立誓誓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

遭聖代誰分哭窮途造次有體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厠儒廷爭

造化樸直乞江湖灑灑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嬾

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公自注此寺有晉王右

哲形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流

頭初假擾鴟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

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異代五雲高太甲

太甲代宗繆且無居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

山林託波芥未必免疇嶮洙曰神女峯昭君宅注見前左傳

其鹿也銜而走險急何能擇謝狼跋其胡謝玄暉詩餘霞散

成綺澄江靜如練夢持曰本草水馬生水中善行如馬亦謂

之海馬蘇曰王粲登樓賦北弥陶牧注陶鄉名江陵縣西有
陶朱家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洙曰宜都峽州也趙曰廷爭

酬造化公堂論房瑄不宜廢夢符曰梁張僧繇嘗於江陵天
皇寺拓堂圖戶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內圖
孔子十哲像或謂禪門之內寫素王之容雖曰神異無方豈
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莫知
其旨及後周滅二教梁為附庸其先竟又嘗於此寺畫龍不
時有宣尼像遂為國庠時人歎其先竟又嘗於此寺畫龍不
知所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
子堯二女也隨舜不返沒於湘水之渚史記舜南狩行死於
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之九疑珠曰淇盧越王劍名晉天文
志昂為滄頭胡星也書胤征羲和俊擾天紀鶉首秦之分野
屬雍州趙曰鶉首麗泥圖謂廣德元年長安陷也珠曰伊呂
韓彭謂伊尹呂望韓信彭越也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又於然瘦殺而不知其
所歸可哀邪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乘諸公攜酒樂相
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東義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接宴身
兼杜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鶴曰山谷詩集
有戲題巫山縣
用杜子美嶺云巴俗深留客吳濃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
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拾衣丁寧巫峽雨墳莫惜朝暉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如何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
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鶴曰峽州
有下牢戍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耕唐社族弟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夜孤羅源津在今最
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寔是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
高無汗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鍛翻先儒曾抱

麟雷震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矢不足傷念子孰自珍泊舟
楚宮岸戀關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
筆札枉所申歸朝跼病肺叙舊恩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頰
彌旬我能汎中流擔突鼉顛噴長年已省施慰此貞良臣
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
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夢弼曰
永泰代宗年號鄭曰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酉溪
瀘溪辰溪悉是蠻夷子孫後漢書注云今在辰州界洙曰願
延年諫桀中散詩寫翻有時鐵上祈拜切殘也鶴曰施州
為清江郡通曰郭璞江賦盤過谷轉洙曰長年操舟者

泊松滋江亭

鶴曰松滋縣屬江陵府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光水深處必黑惟湖
道松竹遠還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恨無復
今宵南極

古作老人星

陵高唐觀在巫峽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連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遄開闔
畧見

江元自閣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漿春鷗懶避船王門高德

業伯玉為江陵節度使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汴

愛前○夢弼曰郡國志荆州當陽縣東南有麥城洙曰史記

箕子獨受殷靈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夢弼曰時杜位為江陵行軍司馬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墊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
軍佐公數自欲令弟皆凡材汚省即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

堂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頰白

自畫

花藥亞枝紅歌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

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語別人有喜晉攀桂無勞問轉蓬

秋興賦班彪以乘弁兮素髮颯以垂領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宴胡侍御書堂

公自注李尚書之弟卿松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開書籍滿輕花絮飛翰林名

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漢揚雄作

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翰林以稱鄭李及胡侍御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鐔下馬復同頃甚得當又拚野鶴如

亦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之者

詩云父拚野鶴如及髮遮莫卿難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

自替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遷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

更高山皆用此語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公自注崔九即殿中監

與來感舊不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不合真率自熱正史王範睿宗子然以開元十四年薨皆當

是百指嗣岐王弟也味日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

變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弟宅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

勝景為人歌數闋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夢弼曰雲溪友
議明皇樂工李龜年奔迫江潭曾於湖南採訪度疑上唱紅
豆生南國發來多幾枝贈公多採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
明月苦相思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歸鴈來時
數附書此詞皆
王維所作也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需襟老病南
征日君息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此等不
忍再讀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已非故物處是窮途喪亂秦
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宋曰謝靈運
魏公子蘇中
序王黎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
自傷情多楚大夫屈原宋玉也

歸夢

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紀事有
情孰不
愧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逢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趙曰

多楓此言南下之景黑水
在馮杜之間去長安為近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食德見
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

蘇落海邊冬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補曰晉張華傳少子
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

華不從後竟彼諒今少言李長史之父惜乎無所考宋曰漢
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
人所矜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漢韋賢父子明經位至
丞相易詒卦六二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九二

子亮家慶符曰南史謝鳳子超宗朱文帝見其作
差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蘇州亦名蘇州本山名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玉府標
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衆多推潘陸應同調孫
吳亦異時北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
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
江漢闊後會且深期後漢車胤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
經史字音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初公暮春送馬大卿曰此道
求磷緇別崔暹曰但取不磷緇皆作平聲潘陸謂潘在
陸機深曰孫吳謂孫武吳起書知士推月謂曰金掌謂承露
仙人學此警其近於顯要也王春度玉墀言其以春時請

天子燕諸侯也詩燕天子燕諸侯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湖亭在峽州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
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
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蚕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
行復歌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
更肯留妻子師曰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下以反杜鴻漸
揚子琳計平之師曰唐志渝州屬劍南開州刺史蕭崇文以
平吳璘揚子琳平翟封在大曆元年與三年學林新編云子
美杜鵑詩前四句或者謂是題下注此論殊非子美又有絕
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正與杜鵑詩相類
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鬻臂時延頭

却向秦雲哭希曰唐志鳳翔府蓋州縣有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

多在官軍中師曰時天子命陸堆以三千神策軍彈壓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兩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屋梁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同字不

也棟華晴雨好絲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天今始知

謂此幾諸公會不見招離至擬淺得義外意。宋曰至注汗

血馬見漢書孔樂志南史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以族沙門釋

寶誌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詩明酒注兩樽曰明

宇文晃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
監前湖 此題畧不可解

郊彘俗遠長幽寂野水春米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

敬側未迴船樽當霞綺輕初散掉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

婦酪酌君看鄭谷去黃緣宋曰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晉山

前見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大晉三年夏江陵府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洒行殿佐佑

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冥隨煙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盡

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

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

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氣漂零已是滄浪客趙曰向

無所考鶴曰尚書謂衛伯玉也時為荆南節度江陵尹趙曰向公之遠祖在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南諸軍事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韻得深字

鶴曰唐志長寧縣屬鎮北大都護府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對欲分襟天地西

江邊星辰北斗深為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梁曰揚雄有

酒必子賤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御史府名為臺注見前希曰唐改秘書省為麟閣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梁曰李尚書名之芳字

文名或尚書之甥也石直隸馬江陵

與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甫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

翟表即官瑞鳧看令宰仙或兩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

語款紗帽高文擲綵牋之芳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甫

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甫客居逢自出為別幾凄然之芳

梁曰晉魏寄少孤為外家寄氏所養竊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山宅相書羽賦夏程注程維名漢蕭望之為郎有維數十常隨車翽集王喬鳧鳥必子賤治單父備岳為河陽令並是前

注左傳晉侯曰
康公我之自出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森茫炎海接奇峯
碑兀火雲升恩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官息玉井冰不是尚書
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也山陰野雪反語。謝曰暘音暑病
通每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設井中雖有急使不得去時
此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將候連霑醉時笑入
見導母叫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必毋乃令從後閣出應
休連與潘公談書仲孺不許同產之服孟公不願尚書之期
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懷戴安道便乘舟詣之造門
不前而返曰乘舟而來只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水宿遣興奉呈群公

滑地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篔簹澤國雖

雨炎天竟淺泥小紅還續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此行
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餐詎務
繁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鞞風雅
聞虎豹水宿伴鳧鷖吳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汎鷁
展轉屢聞雞疑上瑚璉器陰上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
輕齋杖策門闌遠有興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彊幽棲巨
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勲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困應
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鶴曰澤國字出周
梁傳言不雨者勤雨也而此乃勤數之義誅曰家語孔子藜
羹不參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吳周喻求資張耒春爾
二家有兩園米各三千斛前乃指一園與周掄成都城北有
果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駒馬車不復過此

江陵望幸 此舊詩因至江陵系於此

雄都元壯麗望幸歎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舍

越鳥舟楫控吳人且悲且喜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

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元元按史上

陵府為南都又按廣德元年吐蕃入蜀代宗幸陝以衛伯玉

有幹畧可當方面任大事乃拜南都度使意是時代宗有

意幸江陵故公有此作王內翰注云時大駕在蜀然明皇幸

蜀時未以江陵為都也宋曰周穆王肆意遠遊駕入駿之東

漢武帝南巡至于盛唐注盛唐南都也景帝時七國反以誅

龍鎡為名鎡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蕭何漢之宗臣鶴曰

宗臣指郭子儀時代宗幸陝郭子儀旋復京師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

魏國夫人

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

眉有朝至暮唐書楊貴妃有妹三人

遣悶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避道城日避烏橋暑雨留

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螢鑿綠帷徹蛛

絲骨髮長開卷哀筆猶凭几鳴笛竟露裳倚著如秦贅過逢

類楚狂氣衝看劍匣頽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

時清疑武畧世亂踣文場親歷此章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

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魏曰泊船近城日為城所障故

螢鑿者以螢光可以照物也鄭曰骨音吹挂也賈誼傳

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論語楚狂接輿晉張華見劍氣衝斗

斗史記平原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也

賦端憂
多暇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

七字句同作鶴曰節度使
蕭伯玉也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窓宿霧濛上濕朱拱

浮雲細上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秩有餘清自公多暇

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脩可曰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盡陳
浮細上之輕雲朱拱濕濛上之飛

兩王逸少見之愛羨章曰漢宗資為中郎將杖鉞將兵
齊州郡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應垂赤帷裳迎於州

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所糾察美惡何有反
垂帷裳以自掩塞平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震悚奈導為

將軍對酒設樂
必雅歌投壺

又作此奉御王 豈自以前作為未愜耶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才

炎熱定有無出語如此江風
山月何足陳哉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

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宋曰漢馮唐傳
者命將院而推

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鄒陽傳何王之門
可曳長裾乎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

白為寡人賦之漢藝文志
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映物連

珠斷綠空一鏡升餘光憶更漏沉乃露華凝宋曰謝玄暉詩
金波羅鶴鶴王

謂星也宋曰漢志五星如連珠
謂星也宋曰漢志五星如連珠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燈上竟

誰種悠悠上何處圓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種謂生注引白語如何見是星月子美詩每有此弊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開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
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橋並采船今朝雲

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秋應學水仙趙曰鮑照詩風

志天行南庭老公自謂也南庭者猶也地謂之北庭耳鮑曰結字音係出漢書張釋之疏為王生結讀曰係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青承雄獎分魂匪誕生材遲暮官臣黍艱危衮職陪揚鑿
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
世白駒催伏枕因起忽扁舟任往來九嶺巴巽火三壑楚祠
雷望帝傳焦實昭王問不迴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
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頰秋水漫湘竹
陰風過嶺梅苦槎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腸有
禍胎意甚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飢籍家上米公自性然
徵處上孟休為貧士歎任受衆人哈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
該差池分組異合脊起蒿萊不必伊尹地皆登屈宋才漢庭
和異域晉史圻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尖霸業尋常體

此宗臣所 群公紛戮力聖慮宵徘徊數見銘鍾昂真宜法斗

魁願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剪凶門較少推垂旒

資稜上祝網但恢上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兆子美賢非

夢傳野隱類鑿額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矯然而止

注補闕拾遺武后時置取詩哀職有闕惟仲山南補之義

以名今公正言為拾遺時也漢朱雲折檻詳見後并蓋

行注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雲臺趙曰廣雅玄鳥燕也

漢魏豹傳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語續修改火漢桑巴

異酒以故蜀火趙曰月令仲秋之月雷乃收聲公以八月在

夔在江陵是見雷之三變矣楚祠楚人祠祭也希曰公自入

蜀至下峽之年拾是九春其中在夔三年耳

帝死其魂化為杜鰲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以爾

貢包茅不入及昭王南征而不復習其問諸水濱接昭王南

入寡君之罪也昭王南征而不復習其問諸水濱接昭王南

征至漢以膠舟故溺死趙曰琴奏為夜啼之曲而庭鶴為之

舞也深曰司馬子長報仇少卿書為虎在檻穿之中挫尾而

來食三秦記龍門魚登者化為龍不登者照額曝腮而返

漢末王粲字仲宣以避難流離作七哀詩漢高帝與匈奴結

和親之約晉張華傳中台星坊朱幾華被害鄭曰宵伊鳥勿

誅曰漢紀高帝王子參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史記

成王與弟叔虞戲創桐葉為圭曰以此封君慶弼曰淮南子

江漢

古者命將臣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鑿凶門而出

網乃命去其三面祝曰欲左上欲右上不用命乃入吾網老

子天網恢上春秋演孔子圖曰鳥化為書孔奉以告天赤雀

主街書上化為黃玉趙曰道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任赤雀

魚則應和氣而遊於池召此皆言祥瑞也慶弼曰淮南子魯

君欲相願闔使人以弊先焉頽闔鑿坏而道揚雍解朝云士

或鑿坏

以道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詩話不必有此但片雲天共遠未

評接句最善可觀

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不必其事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

不必取長途古今詩話云揚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材夫子有

續江漢恩歸客容一旬大年亦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

年似少趙曰韓非子管仲照朋從栢公伐孤竹返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

而隨之遂得道焉公之意蓋以自喻也

遠遊

江關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雋風雨暗荆蠻鴈矯銜

蓋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李子歷國未知還夢符曰唐志越

日國策蕭秦字季子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

折檻行魏曰此詩似為崔軒作也大曆初村鴻漸入

時入朝五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

部尚書公蓋深惜當時朝廷無一人敢言者夢符曰

漢成帝時朱雲上書乞斬張禹上怒令御史將雲下

雲擊殿檻上折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直臣故後世殿監

皆曲以雲故也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胃子困泥塗白馬

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

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宋曰房魏房玄齡魏徵也初太宗

曰青襟胃子謂國子生也書命夔典樂教胃子定功曰魏

德常乘白馬與關羽戰射羽中額羽軍謂之白馬將軍備可

曰左大冲魏都賦階階嶙峋江高也容齋二筆云杜詩折檻

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

意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

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仲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

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環為相其亡久矣杜

有祭房相國文章群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

先皇謂玄宗也婁氏別無顯

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頌德

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鶴曰石首江陵屬邑也薛尚書景遷也按史亦秦大厝間

吐蕃再遣使者來聘以戶部尚書薛景仙律報

南征為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鳥鳥秋來把鴈書荆門留

美化姜被就離君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並八

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疎風塵相頌洞天地位

墟駁毛鴛鴦圻宮簾翡翠盡鉤陳摧鐵道積粟失儲胥文物

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呵鞅輸首唱却鯨魚勢愜宗蕭相

材非一范睢公自注秦拜范睢為客卿卒听其謀使五大夫

又以其謀縱反問於趙上以馬眼子代煮頰屍填太行道血

口師仍會函關憤已摠紫微臨大角皇極正

賞從頻娥晃殊私再直廬公自注公舊

宜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追攀絕

祖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獲直鑿澈勞懸鏡荒蕪已荷鋤

披述作公自注石首廣重此憶吹噓白髮其凋喪青雲亦卷

舒經綸功不朽陵涉體何如公自注公頃奉使應訝耽湖橘

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鄰生惜

更裾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煙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

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薛然不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左右集射合為八座趙曰胡星指言祿山也 聖德化為史瓦西京雜記有翡翠簾趙曰魏文帝夢殿屋兩瓦 結揚雄長揚賦宋曰班孟堅西都賦周以文帝夢殿屋兩瓦 為魏也 暴力執切隋書蕭何為一代之宗臣此以輔而封之 曰京觀 夢切曰漢書蕭何為一代之宗臣此以輔而封之 曰太行山在河北 峻儀渠汴河也要路曰盜扶甫切光黃之 周水名言尚書公督諸郡節度兵會於益口也珠曰晉天文 志大角星名天王座也左傳晉侯賞從亡者要魏曰以漢 青霍去病比其武功也魏應德連徐公幹比其文學也 趙曰 恩喻其兄弟也宋曰來和出許子史記魏直有司馬文法 趙曰 諷齊詩話云有用文語為詩句者杜工部云侍臣雙朱玉 策兩穰直差用如六五帝四三王宋曰湖橋潭州有橋州也 我閣史注見前燭照螢火也 珠曰湖橋潭州有橋州也 趙曰 宋有孟諸注今在梁國此乃公建言梁宋之舊游也爾雅十 連海指迷燕漢志 注鎮於壘也

吳李尚書之芳鶴曰尚書唐宗室也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祿山反自後歸京師廣德初使吐

蕃被留二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

澤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迴憶戴船極是相

知成白首此別聞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容易脩文

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

旅櫬網蟲懸復塊昭丘遠歸魂素漣偏蘇封堊地喉舌

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珠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

二章 蓬露蒿里希曰漢書注蒿里死入里也 珠曰吳季札聘

魯 過徐上君好季札劔口不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

還至 徐上君已死禮乃解其劔繫之象樹而去 世言頽回卜

商為 地下脩文即趙曰管輅見魏志方技傳妻罔曰奉使失

張憲 謂李之芳廣德間嘗使吐蕃按公秋日夔府諫懷百韻

末云 途中升阮籍查上似張騫亦為李之芳而言也 趙曰史

周言 書名於史冊也深曰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禮記

骨肉 歸復于土王粲登樓賦西接昭丘注楚昭王墓也 趙曰

澹水名在長安潘安仁西征賦地有文灑素澹珠曰後漢李固應詔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上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之喉舌也劉安昭隱王孫道方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重題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張然何所不盡

江西銘旌濕湖風井陘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公自注

部尚書薨于太子賓客。珠曰燕城賦歌曰遠風起兮城土寒井陘威弓丘隴殘。趙曰魏文帝為太子時應場劉模並見友善。珠曰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

獨坐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飲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溟服

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為投林羽翮珠曰本一作

尚書郎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自是短

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猶有餘

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言李常侍之闕自廣南來也梅嶺今南安軍桂林今靜江府鶴曰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中

書省皆金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

若時可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假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詞

珠曰青瑣謂省中門也銅梁蜀中縣名定功曰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逆旅君

短雨字

邀近他鄉意緒竟不才
其朽質高卧豈泥蟠

珠曰漢高帝入關諸將道亡者

數十人乘何開韓信亡自追之晉謝安桓温請為司馬將發

高崇戲之曰卿娶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海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

揚子龍蟠于泥○汎愛客霜髮留歡卜夜闌自吟詩送老相

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酌酌任扶還

久客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頹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

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下縱橫

珠曰漢書翟公

一富乃知交態漢末西京擾亂王粲而依劉表於荊州賈

誼文帝時上政事疏云可為哭痛者張翊傳豺狼當路安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